

一个人的存在，
到底对谁很重要？
这世上，
总有一些人记得你，
就像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。
凡来尘往，
莫不如此。

风会记得
一朵花的香

丁立梅◎著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一个人的存在，
到底对谁很重要？
这世上，
总有一些人记得你，
就像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。
凡来尘往，
莫不如此。



风会记得
一朵花的香

丁立梅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 / 丁立梅著. —北京: 金城出版社, 2010. 7

ISBN 978-7-80251-484-3

I . ①风… II . ①丁… III . ①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
IV . ①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1789 号

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

作 者 丁立梅
责任编辑 丁洪涛
开 本 700毫米×960毫米 1/16
印 张 16.75
字 数 126千字
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484-3
定 价 29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: 100013
发 行 部 (010)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64210080
总 编 室 (010)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64970501



小欢喜

喜欢这样一种状态：太阳很好地照着，我在走，行人在走。微笑，我们对面相见不相识。心里却萌生出浅浅的欢喜，就像相遇一棵树，相逢一朵花。

路边的热闹，一日一日不间断。上午八九点的时候，主妇们买菜回家了，她们蹲在家门口择菜，隔着一条巷道，与对面人家拉家常。阳光在巷道的水泥地上跳跃，小鱼一样的。我仿佛闻到饭菜的香，这样凡尘的幸福，不遥远。

也总要路过一个翠竹园。是街边劈开的一块地，里面栽了数杆竹，盖了两间小亭子，放了几张石凳石椅，便成了园。我很爱那些竹，它们的叶子，总是饱满地绿着，生机勃勃，冬也不败。某日晚上路过，我透过竹叶的缝隙，看到一个亮透了的月亮，像一枚晶莹的果子，挂在竹枝上。天空澄清。那样的画面，经久在我的脑海里，每当我想起时，总要笑上一笑。

还是这个小园子，不知从哪天起，它成了周围老人们的天下。老人们早也聚在那里，晚也聚在那里，吹拉弹唱，声音洪亮。他们在唱京剧。风吹，丝竹飘摇，衬了老人们的身影，鹤发童颜，我常常看得痴过去。京剧我不喜欢听，我吃不消它的拖拉和铿锵。但老人们的唱我却是喜欢的，我喜欢看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，那是最好的生活态度。等我老了，我也要学他们，天天放声歌唱，我不唱京剧，我唱越剧。

路走久了，路边的一些陌生便成熟悉。譬如，拐角处那个卖报的女人，我下班的时候，会问她买一份报，看看当天的新闻。五月，她身旁的石榴树，全开了花，一盏盏小红灯笼似的，点缀在绿叶间，分外妖娆。我





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

说，你瞧，这些花都是你的呀。她扭头看一眼，笑了。再遇见我，她会主动跟我打招呼，送上暖人的笑。有时我们也会聊几句，我甚至知道了，她有一个女儿，在读高中，成绩不错。

还有一家花店，开在离我单位不远的地方。花店的主人，居然是个男人，看起来五大三粗的。男人原是一家机械厂的职工，机械厂倒闭后，男人失了业。因从小喜欢花草，他先是在碗里长花，阳台上长一排，有太阳花，有非洲菊，有三叶草。花开时节，他家的阳台上，成花海。左邻右舍看见，喜欢得不得了，都来问他讨要。男人后来干脆开了一家花店，买了一些奇奇怪怪的小花盆，专门长花草。那些小花盆里长出的花草，都一副喜眉喜眼的样子，可爱得很。看他弯腰侍弄花草，总让人心里生出柔软来。我路过，有时会拐进去，问他买上一盆两盆花，偶尔也会买上几枝百合回家插。他每次都额外送我几枝满天星，说，花草可以让人安宁。真想不到这样的话，是他说出来的。一时惊异，继而低头笑，我是犯了以貌取人的错的。我捧花在手，小小的欢喜，盈满怀。

也在路边捡过富贵竹。是新开张的一家店，门口祝福的花篮儿，摆了一圈。翌日，繁华散去，主人把那些花篮，随便弃在路边。我看见几枝富贵竹，夹杂在里头，焉头焉脑的，完全失了生机。我捡起它们，带回家，找一个玻璃瓶插进去。不过半天工夫，它们的枝叶，已吸足水分，全都精神抖擞起来。

再隔几日，那几枝富贵竹，竟冒出根须来。隔了一层玻璃看，那些根须，很像银色的小鱼。我把它们放在我的电脑旁，无论我什么时候看它们，它们都是绿盈盈的。这捡来的一捧绿，让我心里充满感动和快乐。

曾经我想过一个问题：这凡尘到底有什么可留恋的？原来，都是这些小欢喜啊。它们在我的生命里，唱着歌，跳着舞。活着，也就成了一件特别让人不舍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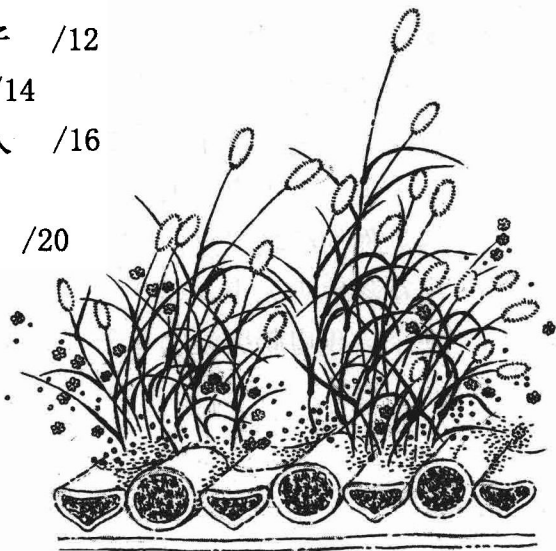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

第一辑 会飞的太阳

无论天空如何阴霾，太阳一直都在的，
不在这里，就在那里，因为，它长了一对会
飞的翅膀。

- 会飞的太阳 /3
- 掌心化雪 /6
- 女人如花 /8
- 骆卡 /10
- 花盆里的风信子 /12
- 月亮像月亮 /14
- 落日下的画画人 /16
- 美女 /18
- 仙人掌不哭泣 /20





第二辑 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

一个人的存在，到底对谁很重要？这世上，总有一些人记得你，就像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。凡来尘往，莫不如此。

- 从前 /27
- 阿德老人的鞋摊 /31
- 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 /33
- 修车人 /36
- 老人与花 /39
- 一把紫砂壶 /41
- 贺卡里的宛转流年 /43
- 一个电话，十个春天 /45
- 遇见你的纯真岁月 /47
- 闲花落地听无声 /50
- 那个借我肩膀哭泣的女子 /53



第三辑 与自己和解

生命之弦，原有它承载的极限和底线，绷得过紧，势必弦断。

- 住在自己的美好里 /61
- 不舍得 /63
- 与自己和解 /65
- 老去不浪漫 /67
- 我为什么快乐 /69
- 生命自在 /71
- 爱与哀愁 /73
- 不辜负 /75
- 让梦想拐个弯 /78
- 给人一朵花，胜过给人一把刀 /80





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

第四辑 蔷薇几度花

这世上，到底谁是谁的风景呢？——你是我的，我也是你的，只不自知。

- 虞美人 /85
- 蔷薇几度花 /87
- 槐花深一寸 /90
- 簪菜花 /92
- 一团粉红，一团鹅黄 /94
- 栀子同心好赠人 /96
- 花向美人头上开 /98
- 薄荷，薄荷 /100
- 有木名凌霄 /102
- 天香云外飘 /104
- 满架秋风扁豆花 /106
- 菊有黄花 /10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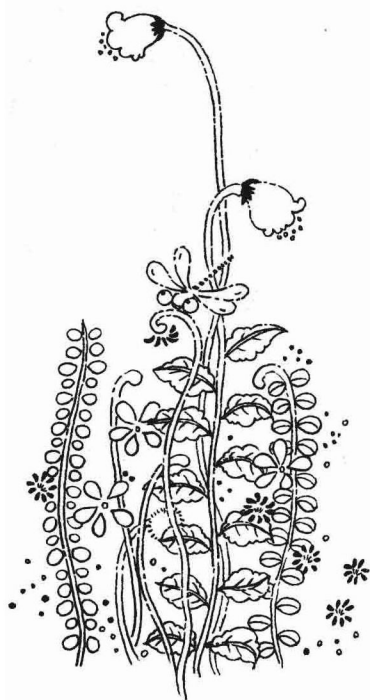




第五辑 一去二三里

一去二三里？对。这段距离，多么恰当。不远，亦不近，春色正好。

- 春风暖 /113
- 一去二三里 /115
- 醉太阳 /117
- 盛夏的果实 /119
- 晒月亮 /121
- 秋露 /123
- 秋天的黄昏 /125
- 秋夜 /127
- 看雪 /130
- 一路向北 /132





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



第六辑 小扇轻摇的时光

恍惚间，月下有小女孩，手执小扇，追着扑流萤。

- 奔跑的小狮子 /137
- 手指上的温度 /139
- 那个被你伤得最深的人 /141
- 小扇轻摇的时光 /143
- 六只柿子 /145
- 不要对那个人叫嚷 /147
- 他在岁月面前认了输 /149
- 远方的远 /152
- 没有哪个孩子，不是做娘的疼大的 /154
- 爱到无力 /158



第七辑 等你80年

一年一年过去了，沙漠的风，吹老了太阳，吹老了月亮，吹老了绿洲上的枣椰树。

- 咫尺天涯，木偶不说话 /163
- 五点的黄昏，一只叫八公的狗 /168
- 我是你男人 /172
- 手腕上的疤 /175
- 一辈子，一句话 /177
- 我要为你吹一世的笛子 /180
- 等你80年 /183
- 布达拉宫里的爱情绝唱 /185



第八辑 小欢喜

这凡尘到底有什么可留恋的？原来，都是这些小欢喜啊。它们在我的生命里，唱着歌，跳着舞。活着，也就成了一件特别让人不舍的事情。

- 桃红 /191
- 女人的宝贝 /193
- 猫叹气 /195
- 吃蟹 /197
- 步摇 /199
- 银饰 /201
- 幸福的盘子 /203
- 旧衣 /205
- 首饰 /207
- 扇子·女人·流年 /209



第九辑 琵琶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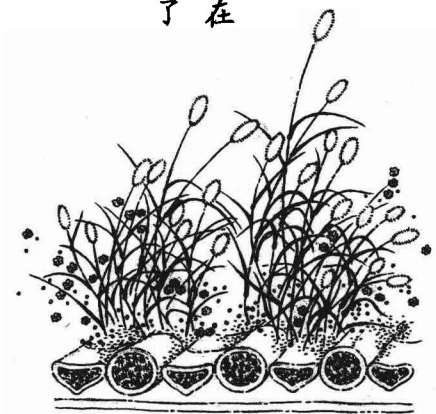
琵琶声声，谁把泪妆换红妆了？



- 绿袖子 /213
- 布列瑟农的忧伤 /215
- 睡莲 /217
- 追风的女儿 /219
- 昨日重现 /221
- 寂寞的，孤独的 /223
- 斯卡布罗集市 /225
- 且吟春踪 /227
- 琵琶语 /229
- 冬阳 /231
- 故乡的原风景 /233
- 天边 /235
- 乱红 /237
- 追梦 /239
- 长相思 /241
- 竹舞 /243
- 在老歌里温暖 /245

第一辑 会飞的太阳

无论天空如何阴霾，太阳一直都在的，不在这里，就在那里，因为，它长了一对会飞的翅膀。



无论天空如何阴霾，太阳一直都在的，不在这里，就在那里，因为，它长了一对会飞的翅膀。



会飞的太阳

去一个老宿舍区找人。

老宿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建的，平房，一字排开，隔成一小间一小间的。一小间里住一户人家，一家好几口人，都挤在这一小间里。邻里不消说鸡犬声相闻，就是彼此间轻微的呼吸，都能听得见。——当然，这都是从前的事了。

现在，这些平房，蹲在几幢高楼后。房顶的瓦片上，生满了岁月的绿苔。乡下的草，也跑来凑热闹，一簇一簇的狗尾巴草，聚集在房屋顶上，春天绿着，秋天黄着。墙壁上涂抹的白石灰，已斑驳成印象画了。前面的高楼挡着，老房子终年难得见到阳光。

在老房子里长大的孩子们，早已羽翼丰满，飞了。他们再不肯住在这里，哪怕在外租房住。留守在这儿的，都是些上了岁数的老人。老人们念旧，住久了的房子，有些像他们的亲人，难丢难舍。

我去时，是冬天。冬天的阳光，见缝插针地，从高楼的缝隙里，漏下一点两点来。我看到几个老妇人，从老房子里捧了被子出来，追着阳光走。阳光走到哪儿，她们就把被子晾到哪儿，一边拍打着被子上阳光的羽